

瀋陽保衛戰前後：

楚溪春和傅作義

陳嘉驥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間，東北國軍在遼北省當時省會所在地四平街，與匪軍展開一場歷時二十餘天的大會戰，雙方動員軍隊不下四十萬人。在此一戰役中，四平街雖然幾乎全部毀於戰火，但國軍最後始終堅守一隅之地，卒能等待援軍馳至，於七月一日解圍，獲得表面上的勝利。可是在此一戰役中，由於國軍兵力不敷分配，在戰鬪激烈展開時期，先後將安東省光復區全部，遼寧省光復區南部，吉林省光復區的西部，遼北省光復區的東南部，也可以說整個東北光復區的半壁江山拱手讓與敵人，而使東北國軍轉趨劣勢。

陳辭修起用楚溪春

抗戰勝利後第二年最高當局鑒於東北國軍局勢之逆轉，如仍以原來的軍事部署與人事配備，已不足應付這個新局面，乃決定於卅六年九月間改組東北軍政機構。九月一日命令，派參謀總長陳誠代替熊式輝，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並撤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東北行轅統

一指揮東北的政治與軍事，完成東北軍政的一元化，藉以加強對付共匪的戰鬪力量。

陳誠於九月一日命令發佈之日即行飛抵瀋陽，並於九月三日正式就職。東北行轅立即發佈命令，將瀋陽警備司令部職權擴大，並改組為瀋陽區防守司令部，原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兼瀋陽警備司令趙家驥改任東北國軍第二訓練處處長，由晉北大同防守司令官楚溪春，以東北行轅總參議的名義兼攝瀋陽防守司令官。（楚溪春為趙家驥岳父）

楚溪春在傅逆作義搞北平局部和平時，正在河北省政府主席，曾堅決表示反對致遭勞改；楚在此之前將其老伴，交與女兒女婿趙家驥夫婦先行來臺定居，楚夫人旋於民國四十六年在臺北逝世，翌年趙家驥在金門亦行為國捐軀。

東北軍政機構的改組，使東北各界相當震動，因為陳誠夙以紀律嚴明與忌惡如仇着稱。東北光復兩年來，大部份的軍公人員，均奉公守法，在冰天雪地中，一面與共匪作艱苦奮戰，一面將

政府法令在東北推行，確有不少可歌可泣故事。但在事實上，也有一小部份害羣之馬，乘機混水摸魚，藉機發勝利財，使政府的聲譽受到了損害，筆者所謂「相當震動」，即是指這批害羣之馬而言。同時在東北的記者，也有相當震動，因為當年一同自秦皇島打出山海關的將領們紛紛他調，在採訪新聞上自將感到相當不便，這也等於一夜之間將採訪路線化為烏有。

新聞記者的新環境

新聞記者熟悉的將領多半已離瀋陽他去，即使留下幾個人，因為懾於陳總長的聲威也不敢隨便講話。比如，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總參議張學銘，過去就是一個很喜歡與記者們聊幾句的人，同時人們因為他是東北王張作霖次子，張學良的同母胞弟，所以也對他另眼相看。張學銘在實際上對軍事是一個十足門外漢，他之能當上總參議，當然是承襲父兄在東北聲望的餘蔭。他這個總參議，平常既不「參」亦不「議」，當然更談不

上「總」了，但在紀念節日及開會時首長席上總少不了他一份。

張學銘雖是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但他生性厚道，是一個可交的人。由於筆者在前面提過幾次張老師的光榮過去，所以他對筆者頗具好感，除了會邀筆者到他家吃過火鍋外，他常常主動告訴筆者他所認為的「重要新聞」。實際上他所知很少，有時一問三不知，但是假如你拜託他去探訪一件事，第二天他一定把事情打聽得一清二楚。有一次由董彥平、王竹亭任正副團長，取道葫蘆島前往大連向蘇俄交涉接收大連的新聞，就是張學銘打電話供給的。可是，自從陳誠接長東北行轅後，張學銘一句話也不講了。

記者們正在走頭無路時（因為那時新聞，除了軍事有關新聞外，其他新聞很少），忽然發現新任瀋陽防守司令官楚溪春很好相與，同時他也敢透露若干有份量的新聞，於是瀋陽中央社隔壁的防守司令部，頓成爲新聞記者目光集中之地。

晉閻大將陳誠老師

楚溪春爲河北省蠡縣人，蠡縣離保定不遠，說話的聲音屬於「保定腔」地區，楚溪春在山西跟隨閻錫山闖蕩三十年，平常都是跟說山西話的人打交道，所以他山西話很靈光；卅六年十月間傳作義到東北時他們即曾以山西話交談，但是用國語與人交談時，仍然一口甜麵醬味的保定府話。

楚溪春人長得滿臉忠厚相，但是一肚子「點子」，是一個相當能幹而且拿得出主意的人，他平素對任何人都是和和氣氣，而且笑口常開。他

很懂與新聞記者打交道的「好處」，換句話說就是他知道利用記者對自己在宣傳方面的助益。所以他每個禮拜總抽出一點時間，與新聞記者談談聊聊，對記者的問題絕不閃避，誠懇懇懇的解說，對機密問題則坦白的說：「這個事我還不能告訴你們。」

楚溪春是民國軍人搖籃地保定軍校第五期畢業，如先總統 蔣公，何應欽、熊式輝、陳誠、俞飛鵬等均曾在保定軍校就讀，正與黃埔軍校是國民革命軍武力搖籃一樣。楚在保定軍校畢業後，因爲成績好人緣也不錯，就被學校留下擔任學員隊中隊長職務。學員隊中隊長與學員們的關係，介乎同學與教師之間，正與大學生與助教關係一樣，可以說是同學，也可以說是老師，學員們當然也很客氣的稱呼他爲老師。陳誠、劉翰東、羅卓英等在保定軍校第八期求學時，正好編在楚溪春任中隊長的中隊內，因爲楚爲人和氣，所以與學員們感情極佳，與陳誠等自然亦不例外。

其後，袁世凱篡國企圖帝制自爲，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洪憲帝國在不旋踵間即灰飛煙滅，袁也因氣憤以尿毒症死亡。自此，中國軍閥紛起，在誰也不服氣誰的情形下，你爭我奪難有寧日，其腐敗紊亂情形，猶甚於清朝末季，中國國勢之衰弱達於極點，在此混亂時期，楚溪春到了山西，參加了閻錫山將軍麾下的晉軍行列；陳誠則於離開保定軍校後，不久即到了廣東，接受革命洗禮，參加了先總統 蔣公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陣營。陳誠追隨蔣總司令，東征北伐，剿匪抗日等戰役，由於他盡職負責與勇於任事，其地位遂在

領袖培植下扶搖直上，成爲中央軍中最高級將領之一。楚溪春以河北省籍在閻錫山麾下，能够生存本屬不易，並且他最後還能晉升至集團軍總司令高位，這也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異數。

保衛瀋陽建立城防

楚溪春由陳誠引薦至東北後，先是東北行轅總參議名義，旋即付以東北保安司長官部撤消後最重要軍事機構的瀋陽區防守司令官職務。楚爲了報答陳的知遇之恩，對瀋陽區防守工程的經營及軍事部署，可以用「殫精竭慮」四字來形容，真是賣足了力氣。所有瀋陽的防守工程，幾乎每一個碉堡，與每一條防線，都有他的心血貫注在內。他首先策劃瀋陽水源地防守工程，因爲以他在大同防守的經驗，知道水源地關係市民生活最爲重大；一個大城市如沒有電，市民還可忍耐，如沒有水則不消一、二日即可不戰自亂，有多少防守兵力也沒有用。楚溪春在水源地工程佈置好以後，隨即天天督導瀋陽郊區變電所工事，並一步一步的興築拱衛瀋陽北陵飛機場的堡壘與工程等等。

楚溪春對這些軍事工程的每一個碉堡與每一個壕溝，均行自己勘查，碉堡與碉堡的地勢與距離位置，那一個槍眼的方向與高低，都詳加斟酌，並常常親自匍匐地下加以測驗，不厭其詳對負責工程軍官加以解說，有時弄得滿身是土亦所不顧，未暇拂拭，即又鑽到另一個碉堡內察看。他說對正面的防禦，大家都知道注意，往往疏忽了側面與後面防衛，戰場上千變萬化，什麼地方不

够小心，就在什麼地方出問題，尤其憑藉艱險地
形時，更應注意後方與側面。楚溪春好像會熟讀
三國演義，時常舉出鄧艾偷渡險平小道，才使蜀
漢敗亡之例，他並把這項錯失歸咎當時統帥蜀漢
大軍姜維的大意。

楚溪春好像對瀋陽城防工事永遠沒有個完，
這裏築好又在他處開始，並將工事逐步擴向外衛
的郊區，他幾乎沒有一天清閒，並且常晝夜出巡
，到了黎明時才返部就寢。楚是一個會做官而又
肯做事的人，同時也頗懂得利用新聞記者作為他
宣傳工具。他對瀋陽城防工事這樣賣力氣，當然
不好意思樣樣都向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報告，於是
他常約筆者陪他深夜出巡，俾便第二天替他發個
消息見見報。這樣，他不但不用事事向陳誠報告
去丑表功，陳誠也知道他每天作什麼，同時瀋陽
市民也更為安心，因為他們知道楚司令官這樣賣
力氣，瀋陽城防自然不會有什麼差錯了。筆者猶
記在卅六年九月末第一次陪其出巡時，第二天寫
了一條消息，標題為「楚溪春夜巡大瀋陽」，內
容有這麼幾句「在朦朧中，車過吳俊陞公館，抵
小河沿後始行折返，這時街頭仍一片靜寂，記者
惟感夜涼如水耳！」

楚溪春口中的閻錫山

筆者與楚溪春特別熟悉有幾個原因：第一、
當年中央社記者普遍為軍政首長所信任，因為中
央社發了消息，全國各地報紙皆可刊登效力宏大
。第二、筆者個性木訥，不善言辭，與楚溪春來
往皆能信守諾言，他知道不會給他找麻煩。第三

、瀋陽中央社與防守司令部為緊鄰，彼此聯繫起
來方便。第四、筆者先叔陳厚昂為保定第二期畢
業生，是楚溪春的學長與好友，同時筆者至親長
輩任遠泉先生為楚溪春保定軍校同期好友，並同
在閻錫山麾下服務。

先叔在筆者幼年時即行逝去，同時筆者稍長
即行至平津求學，故對先叔可以說一無所知，這
時在楚溪春嘴裏才知道一個梗概。他說：「你六
叔身材高大，樣子長得很體面，並且能寫能畫、
能拉（胡琴）能唱、口才好、善交際，最會講笑
話，他與當今許多要人都是同期，他與這些人應
該很熟，假若不是早逝，現在可能很得意」。筆
者有一次提到任遠泉先生時，他喟然一聲嘆道：
「你們大概還不知道吧！他已經在去年服毒自盡
了！」筆者在探詢任的自殺原因時，才知道了閻
錫山將軍統治山西的凌厲手段與嚴密的組織。

楚說：「閻先生這個人，不但事事留心與處
處小心，而且鉅釘瑣末事必躬親，大凡這樣的人
胸襟就不會寬濶，他如有蔣委員長那種包容一切
的襟懷的一半，那他的事業就不會僅僅治理山西
了。閻先生對山西省政界的人仕還寬容，倒不大
分晉南晉北，只要是山西的人才他都利用，對老朋
友也能同始同終，如趙戴文、賈景德等都能相交
卅餘年友誼如故，但對軍人方面就不同了，控制
相當嚴密一點也不馬虎了。」

楚溪春繼說：「你們年青人也許不相信，閻
先生控制山西遠比日本控制東北還厲害，比吳佩
孚、馮玉祥、張作霖等控制部隊要有辦法多了。
在山西省以五臺人最吃香，晉北次之，晉中與晉

南更次之，如傅作義係晉南人，雖然戰功高但受
排擠，不得不向綏遠方面發展。外省人就更不用
提了，所以商震仍然在山西呆不下去，但是閻先
生對河北省人還是最好的了。徐永昌是晉北人，
他與閻先生關係不錯很有交情，但他與外面及中
央關係太多，閻先生對他雖很恭敬，但是就不大
放心。」筆者問，那楚司令官如何在山西這麼多
年，楚說：「我不是講閻先生對河北省人還不錯
嗎？不然商震也不會混到那個樣子，憑良心講閻
先生對我算是很特殊了。閻先生佈置的密探到處
都是，說話一不小心就有被制裁的危險，政界的
人還不太要緊，頂多丟官而已，如是帶兵的人那
就不得了。制裁的方法，就是讓那位所謂「有異
心」的人自己選擇自殺方法，一是服毒，另一是懸
梁，如不自裁便須接受公開處決，公開處決有罪
名在身，對家小影響更大，許多人祇得選擇自殺
之一途。任遠泉就是因為與他同時的或者比他晚
的都當了軍長，他還是一個師長，難免發牢騷，
結果傳到閻先生耳朵裏，被迫自盡的。」這就是
所謂「偶語棄命」。筆者詢以誰為閻先生最親近
的軍人，提到趙承綬、王靖國、傅作義，他都搖
頭，他說應該是楊愛源將軍。

共匪壓榨晉人藏鋸

楚溪春說：「閻先生對什麼事都肯用腦筋，
也會提出克服對方的辦法，本來他他想出一套對付
共產黨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閻先生曾經組織過
「山西人民大同盟」（真實名稱筆者已記不清）
與「土地村有」方法對付共產黨，同時訓練新軍

。當對日抗戰爆發，閻先生退出太原及同蒲鐵路沿線後，曾準備切實掌握晉西、晉南各地。但結果由於閻先生所信任的薄一波率全部新軍叛變投匪，這不但是對閻先生的不幸，也是對全國的不幸。人所共知，最初陝北共匪發展必須通過山西不可，倘閻先生牢牢掌握晉西、晉南，共匪向西到河北、山東、蘇北等地的發展就沒有那麼容易了，當然今天共匪也就沒有這樣猖獗了，這真是中國禍福的一個重大關鍵，其嚴重性是影響整個歷史的。」

楚溪春並說：「山西人擅長貿易與理財，並且生性克勤克儉，其勢力不但籠罩北方各省，並且延展到長江流域。換句話說也就是山西人掌握中國金融達數百年之久，可是山西人既捨不得吃也捨不得穿，所有賺來的金銀全都埋藏地下。共匪因山西新軍薄一波之叛變，不久山西大部即被共匪控制，他們利用鬪爭等方法，將山西人幾百年來埋藏的金銀大部挖出。共匪有了錢，除了充實軍備外，並利用金錢向政府機構滲透間諜，你們不太瞭解，他們真是無孔不入，想起來真是怕人！」筆者曾詢問楚溪春，「那麼中國大局是不是不大有希望了？」楚答以「也不能這麼說，這是一個劫數，劫數滿了自然有辦法，我們只有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盡全力而為，相信國運總有好轉的一天！」

楚溪春與傅作義問

在抗戰勝利初期，傅作義與楚溪春同時崛起，一個自五原出師，佔包頭、克歸綏、收復集寧

，一切均搶在共匪之先，光復了綏遠省；楚溪春亦在抗戰勝利後，帶領一支部隊，銜枚疾走，不分晝夜的，收復了晉北重鎮軍事要衝的大同。綏遠與晉北地區，地處北平天津與河北大平原之上，居高臨下掌握着華北的局勢。共匪對這種情形相當氣惱，於是不顧兵員重大的損失，先後對包頭、歸綏、大同展開血腥的攻擊。這幾個城池均曾被共匪侵入，守軍與匪展開街市與逐屋攻擊，這道街丟了不久再收復，收復了不久復又被攻陷，被攻陷了再被收復，這樣艱苦的支撐了多日，匪軍在重大損失下，終於無法再行進攻而告全面失敗。綏遠與大同的攻防戰在當年對華北局勢有重大影響，否則大局的敗壞還得提前；並且由於此戰的結果，綏遠晉北地區共匪潰不成軍，被傅作義與楚溪春予以全面肅清，其後收復張家口後平綏路得以自包頭、經歸綏、集寧、豐鎮、大同、張家口至北平暢通無阻，而且夜間行車，亦從無差錯。

傅作義為人相當奸詐，並且善於投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其為人遠不及楚溪春忠厚，但他確有一點小聰明。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期中，他在晉軍閻錫山麾下從事內戰時，處身其間學習揣摩，學會了不少權術。如其善買信用與籠絡部下，當是學自東北王張作霖父子；鉅釘瑣末事必躬親，並且事事小心，樣樣關心，處處留心，可謂得自閻老西的皮毛；平素一襲老布軍衣與粗茶淡飯，每能與士卒作同甘共苦之狀，則是傅自倒戈將軍馮玉祥的衣鉢；至於擅於捉住時機，通電天下，賣弄文墨，博得國人好感，當然是

辜做會統兵百萬，以「天下為己任」，誇稱「直系即中央」的秀才吳佩孚了。

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率師北伐，眼光遠大，戰略戰術運用靈活，更能當機立斷，是以攻必取戰必勝，雖然僅率十數萬雄師，竟一舉擊潰軍閥百萬之衆，不二年即掃平羣魔底定中原完成全國統一。據說，傅作義對我最高領袖用兵之道非常欽佩，並曾用心學習，而得能略知一二；是在對日抗戰時期有五原大捷，殲日兵近萬，抗戰勝利初期，也有歸綏、包頭之勝，使匪軍蒙受重大損失。其後張家口收復之役，安春山率察綏部隊出援東北之役，魯英磨涑水重挫聶榮臻之役，鄂友三率騎兵冀中穿心戰捕捉毛澤東漏網之役，都能有不平凡表現。

但是，傅作義誠浮於偽，實短於名，貌似恭順，而胸多城府，外示人以謹飭而內懷鴟張，善看風頭，喜盜虛名，頗富心機善於騙長官的偽君子。當先總統 蔣公付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重責後，最初確也謹慎從事與匪週旋，但當其基本隊伍的安春山等近廿萬衆，於察哈爾撤往北平途中，在新保安被林匪彪所乘，而遭覆滅之際，立即置己身名譽不顧，在北平表演了一齣「局部和平」醜劇，斷送了華北也斷送了自己國家的歷史地位！

涿州之戰傅某成名

傅作義的嶄露頭角，係以在內戰中堅守河北省涿州而起。傅之能堅守涿州固係由於他佈署得宜與堅強意志；但涿州的城高牆厚，與攻城的奉軍張少帥學良愛才心重，不忍猛攻亦為主要原因

同時，日本於侵略東北得手與往之將河北省東部廿二縣納入掌握後，復於民國廿五年利用東蒙匪首王英，率衆萬餘佔領遼北紅格爾圖與百靈廟，企圖將此內蒙重要地區予以控制。

這時我最高當局蔣委員長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殆已接近完成，共黨僥倖促使北一角，已指日可以聚殲，乃對日本採取了不再退讓的堅強政教。蔣委員長聞悉綏遠軍情緊急，乃立即派中央精銳部隊湯恩伯、門炳岳等間關入綏，協助傅作義，一戰即擊潰有日軍摻雜在內的王英所部，恢復了紅格爾圖、百靈廟等重要戰略據點。此時，正當國人對日本侵略已到忍無可忍，愛國心達到沸點之際，突聞北方綏遠傳來捷報，於是舉國振奮，傅作義由是聲譽鵲起，不讓在黑龍江省嫩江橋畔，首先重創日軍之馬占山將軍專美於前了！

傅作義秘密赴瀋陽

楚溪春自到東北後，陳誠即倚爲股肱，凡所建議無不採納，且仍以師禮待之，呼楚老師而不名。楚溪春亦亟思報答，前已述及，日夜策劃防守，不稍休息，將瀋陽城防經營得銅城鐵壁一般；在冬季時，楚溪春猶恐有失，而有瀋陽冰堡之出現。

無如匪軍團自俄人手中得到日本關東軍全部武器，並收編了大部偽滿軍隊，因而急速壯大，使國軍在武器上與數量上均居劣勢。尤其是卅萬國軍，大多是江南子弟，不耐苦寒，而在冬季作戰時，更難與裹脅東北子弟成軍之匪軍相比。所

以陳誠至東北後，在軍事上並無起色，而匪軍且變本加厲，環攻各地迄無休止，國軍被迫堅守各地，而無還手反攻之力。這時，楚溪春乃向陳誠建議，調傅作義部隊出援東北。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間，筆者一連二三天，在瀋陽防守司令部內看不到楚溪春踪影，後來在第五科才打聽出：「傅作義來了，楚司令官這兩天都是陪着傅在東北行轅開會，聽說傅作義今天下午就要返北平轉回綏遠。」筆者一看時間這時已近下午三點，乃詢問第五科高科長知道不知道楚與傅現在何處？他說只知道傅作義下榻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其他則一無所知。

訪傅作義談話印象

筆者爲了要會一會，當時在華北頗負虛名的傅作義，乃立即返回與瀋陽防守司令部一巷之隔的中央社瀋陽分社，將美式軍官服裝穿好，胸前佩好東北行轅來賓證，直趨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一向爲國內軍政要員到東北時的臨時下榻之所，筆者認識白崇禧、羅卓英、陳辭修、王鐵漢……等都是在此處，行政院長張羣到東北也是在此地招待記者。因此第二招待所，平素一向門禁森嚴，等閒人物，是輕易混不進去，比東北行轅辦公大樓本身還要難闖。筆者身穿軍服，又佩着不論文武官員如不是相當地位也難到手的東北行轅來賓證，但是結果仍被衛兵阻於門際，不得進入。巧的是，楚溪春的座車司機正站在院內，他知道筆者與楚溪春關係良好

，因此與他搭訕着從容進去，警衛這時也摸不清筆者是何身份，乃不再堅持經由傅達去詢問了，否則筆者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傅作義了。

筆者走進寬大的會客室，見楚溪春正坐着陪傅作義談話，似正有所待。傅作義身材高大而微胖，穿布質綠色人字紋士兵軍衣，腳穿一雙褪色黃皮鞋，未佩軍階，頭頂已禿，面色黑黃，惟接近兩耳附近的面頰之處則泛黑紅色，白眼球滿佈紅絲，好像沒有睡好覺，如不是兩眸凝而有神帶有幾分威風，否則在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方面之寄的將領。筆者首先向楚溪春打招呼，一面將名片遞給傅作義同時自我介紹。楚溪春最初對筆者不期而至頗感愕然，但不得不隨着介紹了幾句，筆者乃與傅作義展開一番簡短問答，茲誌如下：

問：傅長官到東北有何公幹？

答：一來是遊玩，同時是來看看老朋友，我與楚司令官已多月未見了。

問：看過了陳總長沒有？

答：有。

問：傅長官，你看東北局勢如何？

答：你問錯了對象，這你應問楚司令官，我自察綏，如何知東北之事！

楚溪春見筆者，被傅作義幾句話說的答不上話來，連忙打圓場說：「這位小老弟很好，很愛國，他六叔與我是保定軍校同學。」傅作義莞爾一笑說：「我很喜歡年青的朋友，北平各地記者

到張家口，我總喜歡跟他們談談。不過，軍事問題，應當絕對秘密，最忌多言，厲害的人應是不隨便講話的人，俗語說：「咬人的狗不叫！」

談到此，東北行轅參謀長董英斌隨即進入，這時傅作義起立說，我還要向陳總長去辭行，董答以陳總長已交待過不敢再勞動傅長官，特意叫我來代表送行。傅作義、楚溪春、董英斌乃走入另一室中，密談了好一會才相繼走出。傅作義轉頭向楚溪春、董英斌說，現在就上飛機場吧！楚溪春乃陪同傅作義到院子裏進入他的座車，筆者則擠入董英斌車內。

傅作義來東北時的確定時間，筆者已行忘記，但記得傅、董、楚三人都未着軍大衣，傅作義走到飛機梯子之前，他的副官才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傅的軍大衣出現。這時機場上除了楚、董與筆者外，他人似皆未注意此禿頭軍士就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傅作義。從以上情形推算東北氣候應當是十月十五日左右，後來察綏軍在安春山率領下打至公主嶺時，吉林地區已是大雪紛飛的十月月底了。

察綏軍東北打林彪

傅作義自東北返回張家口不久，十月十九日其最精銳善戰的暫三軍，由軍長安春山率領下分兩路出關，與林彪部隊展開激戰，其動作之迅速，令人乍舌不已。暫三軍是傅作義王牌部隊，名

義上雖為一個軍，實際上不論兵員、武器與配備都是雙料，而且是一支步騎混合隊伍，真正實力有六七萬猶在兩個軍之上。

暫三軍在錦州下車後，遂與東北地區國軍協同北上掃蕩，在范家屯與匪軍展開激戰，最初林彪似未措意，調兵遣將仍欲以人海戰術堅決抵抗，不料另路察綏騎兵通過察熱走廊自側面攻來，林匪乃在驚惶中，向東蒙地區的科爾沁草原地帶撤退。暫三軍騎兵部隊窮追不捨，遂在科爾沁草原與匪軍展開一場盤腸大戰。一場三晝夜的仗打下來，林彪原在遼西騷擾的十幾萬人馬損失相當重大，遺屍即達七千具，暫三軍繳獲的武器可裝備一個完整師而有餘。察綏部隊這場大捷不但安定了瀋陽人心，並使整個東北戰場一時為之風雲變色！軍威之盛，無與倫比！

東北國軍趁此良機，遂沿中長路各地展開一項全面與多邊的反攻，暫三軍乃越科爾沁草原趨法庫打向四平，解四平之圍，於十月三十一日攻到公主嶺與長春國軍會了師，吉林之圍亦自動解除。當暫三軍步兵部隊，自北寧路轉中長路乘車過瀋陽轉四平之際，除採購人員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准下車。筆者隨東北各界前往車站慰勞時，見這批察綏部隊，都身着比東北國軍顏色淺的黃色棉大衣，兵士們個子不算高，但每個人都是吃得胖嘟嘟的年輕小伙子，軍風紀之佳，深為東北同胞所樂道。

楚傅二人高下比較

我猶記得綏遠省議會議長蘇挺，自歸綏拍來祝捷的電報中，有這麼幾句電文：「鋼鋒初露，察熱間走廊立通；片刀小試，范家屯凶鋒頓斂。佈行陣於遼西，匪衆聞風而失措；藏甲兵於胸內，羣醜之殲滅難逃。旌旗揚遼錦，疑乘雪夜蔭至；戰鼓震吉長，驚為天外飛來。我察綏健兒聲威益高矣！」

蘇議長這通祝捷電，情文並茂，瀋陽各報紙一律刊在第一版，益增察綏部隊在東北的威風凜凜。由於此一戰，察綏部隊的精悍勇猛，固然揚名國內，傅作義本人更得竊盜虛名，因而益為我最高領袖所器重。加之，此時華北的第十一戰區，新有石家莊之敗，兩軍北調途中為匪所乘，平津局勢頓告緊張，政府乃撤消十一戰區改組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並昇傅作義為剿匪總司令，職權之重，聲譽之隆，浸且在其老長官閻錫山之上了！

傅作義就華北剿匪總司令後，深知他被當局之器重，乃源由楚溪春推荐察綏部隊出援東北之役而來。飲水思源，乃舉楚溪春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孰料傅作義竟因新保安一役手中部隊的喪失，而無圖志竟辜負領袖培植之恩與付託之重，在北平搞了一齣局部和平醜劇，楚溪春反對未果聞曾被迫勞改，安春山憤而自殺，真是不失英雄本色！